

当被诅咒的青花古董惊现人间时，谁是魔的继承人？

青花咒

芙蕖绿波◎著
QINGHUAZHOU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

青花咒

芙蕖绿波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花咒/芙蕖绿波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5113-0693-7

I. 青… II. 芙… III. 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80465号

青花咒

QINGHUAZHOU

著 者 / 芙蕖绿波

责任编辑 / 文 婧

封面设计 / 雅格书装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16开 印张 / 15.5 字数 / 227千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693-7

定 价 / 26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: 100029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

楔子

二十年来的同一个噩梦、新近上映的电影《青瓷咒》，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。



目录

青花咒

- 楔子**001
二十年来的同一个噩梦、新近上映的电影《青花咒》，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。
- 第一章 游戏**.....007
文物展览会上突发的命案，破碎后复而完好的青花瓷杯，诡异地拉开游戏的序幕。
- 第二章 花鬼**.....023
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跟从着她小说的情节而发生的命案，究竟是谁在操控着这一切？
- 第三章 鸽血红**.....041
鬼魂真的存在吗？死去的她好像有话要对他说……
- 第四章 诡异的旗袍秀**.....059
与二十年前同样时间地点的旗袍秀，又一个女人的死去，不仅仅是巧合。
- 第五章 1637，暗藏玄机**.....071
那串鸽血红链子，还有那幅《女道士》图画，究竟藏有怎样的秘密？
- 第六章 凶楼**.....087
旧区里遇见二十年前被烧伤的保安，是幻觉，抑或是真的鬼怪？
- 第七章 青花咒**.....103
与还未面世的《青花咒·鬼葬》一样情节的命案，仿佛是应了她自己写下的诅咒。



目 录

青花咒

第八章 《女道士图》的秘密.....119

轮回！她不断在命案中陷入困境，而所有的命案经历了一个轮回似乎又回到原点。

第九章 障眼法.....135

1637 和旗袍里的秘密，凶手弄巧成拙的障眼法，一切似乎有了少许苗头。

第十章 尸迷.....149

仿佛要解出最完美的方程式，为了寻找新的灵感，改变原始的杀人模式。

第十一章 灵犀.....165

她坚定地标示，所有的人都是我杀的，而他是属于她一个人的。

第十二章 星月拱日.....181

《女道士图》的秘密总算揭开了，原来这就是她梦寐以求的东西。

第十三章 天地合一.....195

米小雨的出逃、明墓里的走失、蛊惑人心的花香，虚幻境地的魔影是谁呢？

第十四章 水之道，美之本.....213

这一刻，他抱紧那个女人跳下深渊，抛下了他深爱的他。

第十五章 一封书信.....231

没有人能预料到，原来他也是凶手之一。

后 记239

《青花咒》的灵感是源于古代时“之”字留下来的一个谜团而展开的。



楔子

二十年来的同一个噩梦、新近上映的电影《青瓷咒》，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。



夜里起风了，六七岁大的孩童茫然地在水汽氤氲中焦急地寻找着出口。四处就犹如一个巨大的迷宫，怎么走都没有出路。

温热的水汽含了腥味向他袭来，水汽模糊看不甚清楚，一切景象犹如张牙舞爪的厉鬼向他逼近。他步步后退，脚下忽然一轻，身体软绵绵地坠落下去，他掉下悬崖了吗？茫然地回头，他身后是一座变了形的、模糊的、影影绰绰的楼房，房门上镶了块青花瓷砖砌的牌子，上面好像写了字，他努力地想看清，光影交错间好像标着：青花池。

青花池瞬间化为了狰狞凄厉的魔鬼，房顶尖立的飞檐，就像是恶魔手中持有的三戟叉，整个庞大的身躯向小小的他压来。他一声大呼，幽幽醒转。是管家老李在摇着他冰冷的手臂，“少爷，你又做噩梦了？”

他艰难地点了点头，只简单吐出几个字：“同一个噩梦。”二十年来，他总是在做着同一个噩梦。二十年前，他是亲眼看着她死去的，死在了青花池里。那抹回忆深深刻在了记忆里，想忘也忘不了。

他抬眼看向墙上挂着的钟，指针指向凌晨两点四十五分。接过老李递来的水，一仰头，将水喝尽。手抓起遥控器，打开了电视。电视上播着的是新近上映的恐怖电影《青瓷咒》，这部电影尚未上映，就已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宣传造势十分得力。



旧时的亭台楼阁一一浮现出来，旧时的人、旧时的景，恍惚得好像回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，慵倦颓废地坐在江边，只举杯喝了一杯咖啡，时光无声无息地倒流了回去，回到从前……

从一开始看，电影就已放到了末端，里面的故事一如他的前生，他看得入迷。老李担忧地看向自己从小带大的少爷，略一踌躇，便道，“少爷，快三点了，还是歇息了吧，天一亮还得赶早进会场呢！”

话还没说完，连老李自己也似被魔住了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宽大的荧幕看，那熟悉却又陌生的青花将军罐浮现出来：罐高一米六七有余，宽大的肚身圆润饱满，上描着开光画，四面的开光区内描着小小亭台，孩童嬉戏，美人倚窗，百灵枝头高歌，喜鹊弄春报喜。

画面很快就被切换成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随着镜头逐渐拉近，那窈窕的身影越发地清晰，一个身着旗袍的娴静女子立在将军罐旁，若有所思地看向卧室内两人。音效十分好，寂静的环境里，忽然传来了一首歌，“海棠艳丽粉消残，一缕青丝叠新妆，未至荼靡花事杳，旧人独倚玉簪秋。”

看到电视里的女子在歌唱，老李的脸唰的一下全白了，连说话都哆嗦，“大半夜的，还是别看这种恐怖片了，单这几个镜头就够吓人的了。”

他轻笑出声，“老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影评上说，单是她刚才看向我们的眼神，就NG了很多次，是原作者和编剧在旁反复指点，演员方能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难言的情致。”

“我的好少爷，是演员看向观众，不是看向我们，别说得那么玄乎。”

他扑哧一笑，“我看玄乎的是你。”

女子的旗袍换了一件又一件，简直可以媲美《2046》里面的张曼玉了，他静静地看着，随手把声音调成静音，凝视着屏幕，沉浸在无声的旧日时光里……

漆黑的夜里，秋虫呜咽。他光着脚丫，来到了一道门前，他抬头，一块青花瓷片镶嵌门上，瓷片里粉黛色的字体描着三个字：青花池。

门虚掩着，花梨门上刻着一簇一簇的海棠花。“海棠艳丽粉消残，一缕青



>>>>>青花咒<<

丝叠新妆，未至茶靡花事杳，旧人独倚玉簪秋。”

一曲小调反复吟唱，红颜未老恩先断的幽幽情思早已涌至心间，真真的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
玉簪秋啊，他想起了那席精美、冷润如玉的芙蓉簪。怀想着那一席芙蓉簪，凉凉的贴在脸上，说不出的舒服，手指轻轻摩挲簪上，如玉温润，如美人的脸娇柔细腻。他想到了妈妈，玉簪生秋，是啊，再美的人儿，一旦玉颜凋落，就如绢扇见弃。

循着歌声，他踏进门后，“新裂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。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。常恐秋节至，凉飙夺炎热。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。”再精美绝伦的绢扇，依然逃不过秋风见弃的命运。

脚下一片冰凉，低头而看，那是一块块清亮淡雅的青花瓷砖片，洁白的青花瓷上描着一朵朵色彩浓艳的淡雅兰花。一簇簇的兰花蔓延开来，每一片青花瓷都盛开着她的清新而又艳丽的容颜。

再往前走，是几曲屏风，屏风上绣着美人和朵朵的海棠，斜卧花中的娇艳美人正如海棠春睡，说不出的动人。屏上还描有字，是宋人王淇的《春暮游小园》：一从梅粉褪残妆，涂抹新红上海棠。开到茶靡花事了，丝丝天棘出莓墙。

他转过屏风，一池子温热的水汽蒙住了眼睛。池中升起薄薄的一层烟气，氤氲在他的周围。他知道，池底里是一朵盛开的芙蓉花，温泉从花蕊里喷洒出来，慢慢地溢满池面。他还知道，池子里铺满了青花瓷，每一片瓷都是一朵花。

池中间的芙蓉花是一片片青花瓷镶拼烧制而成，花色艳丽，青花中融入了粉彩，青是青，红是红，青红搭配在一起，竟出奇地和谐清丽。水光潋滟，倒映着池底的一缕靛青、一缕粉红，远远看去，池子里似开满了无数的春花。

热气慢慢消散，他看清了，池水上漂浮着无数的花瓣，有红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绿的、青的、紫的、白的，最难得的是每片花瓣都差不多的大小。他知道，那是从数千朵花里，才能找出的十来朵形状差不多大小的花瓣来。

如此的美艳，如此的美好，真是死在这里也是值的。他把持住心神，怎能有这种想法？



池子不算太大，但也足够奢华。池子的四角上都端着四朵晶莹的青瓷砖花，池子的外形也是一朵玲珑有致的芙蓉花。

池边上横卧着一具低矮的榻，榻具别出心裁的用青花瓷做成，光亮可鉴。手扶上去，触手生温，如玉妥帖。榻的左手边上立着一个巨大的将军罐，罐高一米六七有余，宽大的肚身圆润饱满，上描着开光画，四面的开光区内描着小亭台，孩童嬉戏，美人倚窗，百灵枝头高歌，喜鹊弄春报喜，十分灵动，泛着柔柔的瓷光。

这罐太高了，对于年少的孩子来说，他看不到罐内的光景。

他盯着罐顶发呆，突然，罐顶毫无预兆地溢出几缕水来，顺着光洁的瓷身滑落下来，他手沾上那滑落的水，全是冰冷的。

一缕青丝随着水慢慢地、一寸寸地爬了出来，乌黑的发丝贴着洁白的瓷片往地上游走，那一幕是如此的诡异。疯长的青丝，一缕缕、一寸寸地向他袭来，他想逃，却逃不出被魔住的梦境。

“好冷，放我出去。”

“呜呜，孩子，好冷，快放我出去。”

他想起了方才，午夜梦回时惊醒的那个梦，梦里，那柔美而憔悴的女人对他微笑，随后她转过了身，向前方走，前方有迷蒙的水汽，水汽氤氲里出现了一朵意态朦胧的芙蓉花。

梦里，他想喊叫，但女人越走越远。终于，只剩他一人，被困在了迷蒙的水汽里。他挣扎，却找不到出口。

忽然，传来了一阵幽幽的哭泣，“好冷，放我出去吧……”

全身一阵抽搐，他方回过神来，寒冷涌袭上来，腿一软，他跪倒在地。突然，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大喊，“不——”

他想到了什么，梦里的声音是如此的熟悉。他像发了疯似的要推倒将军罐，奈何他身子如此的小，而罐如此的大。他用尽了全部的力气，终于，盖了盖子的将军罐摔倒在地。瞬间，如开满了无数的青青白白的小花，花里躺着一个裸体的女人，满头的青丝像瀑布一般将女人裹住。碎花一般的瓷片如片片利刃割



>>>>>>青花咒<<

在她的身上，不多的血溢出，女人原本洁白的身子被染成斑驳的色调，如产生了窑变的层层过渡、点点斑驳的钧瓷。原本被血红污染的身子，此刻就如光彩夺目的出窑色变，窑变釉，那一具铜红釉美人瓷就这样静静地卧着。

青花的池子，青花粉红釉的芙蓉花，片片极具风情的兰花瓷片、将军罐上艳丽的色彩，青花的美人、粉彩的孩童、鹅黄的百灵、暗红的喜鹊、飘紫的云彩，一切的一切围着如经过了窑变的美人，就如在还原焰中烧出窑变铜红釉的钧瓷，并衍生出茄皮紫、海棠红、丁香紫、朱砂红、玫瑰紫、鸡血红等多种窑变色彩，宛如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一片彩霞，五彩渗化，相映成辉。这具尸体是如此的艳丽，这里的一切是如此的艳丽妖娆，艳得生出一丝诡异。

终于，一声尖叫，打破了夜的宁静……

——《青花咒》



第一章 游戏

文物展览会上突发的命案，破碎后复而完好的青花瓷杯，诡异地拉开游戏的序幕。



他的手里捧着一本书，看得入迷。“用色如此大胆鲜艳，把色彩用得如此诡异，这本书还真有意思。”一旁坐着的管家兼秘书老李竟也看得入了迷。这就是少爷连夜让他去买来的电影《青瓷咒》的原版书。

他精致却又刚毅的脸上没有半分表情，茶蓝色的玻璃镜片挡住了他的眼睛，大大的镜框下是英挺的鼻子，薄薄的唇紧紧抿着，唇形十分好看，却流露出一丝冷漠。车停在了会场区内，车门开了，一双修长的腿伸出车外，随后，他整个人暴露在了晨光微蓝的天穹底下，无数的闪光灯映在了他宽大的镜框里。

面对记者，他高调地摘下了眼镜，修长的身段、俊美刚毅的脸、冷漠的神情，就如一尊高贵英俊的希腊神雕塑，迸发出无数的金光，如太阳神阿波罗一般耀眼。他身上只随意穿了件白色的休闲西服，手腕上戴着一块全手工制造的陀飞轮表。复古的造型，全透明的、可见表芯的表身，每个零件的走动都是那样地细致清晰。

相机还在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，而此时，车里款款而出的美女更是将气氛推到了高潮。女人年轻美丽，那光滑裸露的手臂上戴着一只镶嵌了无数宝石的臂环，另一只手的手腕处则是一块和他的表成双配对的女式陀飞轮。

美丽的女人笑得甜蜜，只有老李知道，那只不过是少爷唐棠词，Easun为了甩掉前女友而故意作的秀，老李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

“是挺有意思的。”棠词侧脸对老李说道，说话的声音极轻，他嘴边似有一抹冷漠的笑意，“这个陶瓷挺有意思。”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一旁的女人声音里带了丝妩媚蛊惑。

棠词轻淡一笑，“没什么，我们进去吧。”一旁的老李早已心领神会，棠词是他带大的，他怎会不明白他的心思。

这是一场文物展览会，会里展出的文物都会在下星期进入拍卖场进行拍卖。而唐家的展品则是一只硕大无比的将军罐。罐身高一米六七有余，青花为主，粉彩为辅，四分的开光区内有亭台楼阁、美人倚窗、孩童嬉戏、白灵高歌、喜鹊弄春，周围辅以芙蓉花纹饰装点，真是富贵有余，清丽淡雅。

白底的瓷片上还有几点斑驳的暗红色，别出心裁地在暗红上绘上了金色釉，只露花心处的一点暗红。尽管四处都是裂纹，但重新铜补烧造，那开裂的胎身也变成了一种味道。所以尽管它曾破碎过，但这破碎却造就了它的传奇。描金的青花瓷，高贵淡雅，出自当代的景德镇名人瓷，虽不是古物，却胜比前代青花精致，所以也是此展会的重点所在。

女人紧紧地挽着棠词的手，遇到了熟人则高贵得体地微笑，尽管她的心中也有疑虑：棠词的作风一向低调，为何这次如此大排场地向人宣示他俩的恋情。但一切都不重要，她是他唯一对外正式公开的恋人，这就够了。

老李远远跑来，脸上带着一丝笑意，他跑至棠词跟前，得体地说道，“少爷，你将会发现一份意外的惊喜。”

“哦？”棠词一脸不解的表情，老李的办事效率真是越来越快了，只出去一会儿就把该找的人找到了。

走至唐家的展览区，防弹的玻璃框子里竖着一只硕大的将军罐。红色布条拉成的线外，站着两个女孩，她们在细细地研究着这大罐子。

女人顺着棠词的目光看向其中一个女孩，女孩很年轻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尽管素颜，但肤色白嫩细腻，十分水灵。容貌不算极美，但小巧灵气的五官配着一张鹅蛋脸，五官线条呈现出柔和耐看的味道。

一头青丝随意地绾成了一个发髻，只两颊垂着几缕调皮的发丝，斜斜剪裁



>>>>>>青花咒<<

出来的刘海别着一只小小的发夹，是一朵粉红色的手织小花，花心处露出一抹鹅黄，颜色鲜亮，使得她古典中又显出时尚活泼。

身上是一袭飘逸的白色连身裙，上身领子处是用白色雪纺织出的高口旗装领子，一片片六瓣雪花组成，没有任何的点缀，只腰身上扎了一条粉红的雪纺腰带，更显细腰盈盈不堪一握。散开的裙身处只在左边裙角绣了一小片青花，青花露出一片空白，用极好的蚕丝连着，能隐约看见大腿上的一抹朦胧的风景。

她的手臂裸露在外，双臂的线条柔滑流畅，十分动人，而手腕处戴了一只碧玉镯子，一色盈盈流光的碧绿映得她的眉眼越发的精致。只听她小声说道：“原来我一时兴起，竟然真的出版了，还拍成了电影。那时还想着究竟是叫《青花咒》好，还是《青瓷咒》好呢！”

她低头轻笑，样貌温婉可爱。再看棠词，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，就如一头猛兽发现了猎物。女人知道，他一旦发现新的猎物，就会展开追逐。想起棠词方才看的那本书，女人的心如被针扎，刚走了一个曹娅妮，又来了一个臭小鬼，真不明白这小鬼有什么好。女人心急如焚，尽管她不如自己美，但随意流露出来的贵族气质让女人自愧不如。

女人脸色微变，“什么《青瓷咒》？”她有意看向棠词，提醒他别惹出什么事端来。

两个女孩都诧异地向女人。

棠词笑着赔罪，还说道是她的读者。

陶瓷脸上现出一抹娇羞，“真是谢谢先生您的捧场。”

说完她就退开了两步，继续欣赏着这只大瓷罐，另一个名叫亚亚的女孩忽然说道：“我说小瓷，这只将军罐怎么和你小说里写的那只会杀人的青花瓷罐一模一样啊？”

陶瓷也是若有所思，“我也觉得奇怪，世上竟有如此巧妙的事，那只不过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故事，为何……”

“那就是一种缘分。”棠词的笑意里全是浪荡公子哥的味道。陶瓷微微一笑，也就走开了。转身的飘逸，让他流连。



随后他淡淡地说了一句，“别做出我不喜欢的事，那样很愚蠢。”

女人满脸挫败，她始终抓不住他的心。他伸出了手，她挽着，他说，“保持微笑，走吧。”

陶瓷和亚亚随意走着，看着展场内的艺术品。

显然，陶瓷的心思不在这上面，“小瓷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

她听了，嘴角微微一掀，露出几颗洁白的贝齿，“那男人好英俊。”说着，随意看了眼手上的展览邀请册子，里面有各件展品的详细介绍，和受邀的人员名单。她的目光停留在标有唐氏集团主席唐棠词（Easun）那一栏上。

她是个不服输的小丫头，她任性、乖张、张扬却又安静、内敛，她喜欢追逐，工于心计，却又温暖善良。她就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，安静乖巧的表面下是一颗不安分的心。亚亚了解她，对此嗤之以鼻，“切，看上那男人了。难怪欲擒故纵，只是他身边那位也不是省油的灯。”

陶瓷眼里满是不屑，面上却保持着得体的微笑。追逐的过程本就是有意思的游戏，她就是要摘掉他假意微笑的面具，看清他的内里，获得他的心，这样才算胜利。亚亚见她不答，心里不满，嗤道，“这就是你临时推掉时装秀的出席邀请，来这里的理由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陶瓷对着亚亚抛了个媚眼儿。亚亚还了她个飞吻，“为了你，扰乱了我的计划，你得赔我一条裙子，时装秀上意大利名师埃菲尔的作品。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忽闻悠扬的古典音乐响起，是三层的紫砂壶展，还有茶艺表演。陶瓷连忙往那热闹处凑去。其实她是在掩饰，掩饰她的慌张，他的脸为何如此熟悉，好像很久以前就见过，就如那只会杀人的青花瓷罐……

此次的紫砂壶展全是大师手笔，除了明清的紫砂壶，还有当地名人大师的经典作品。她顺着铺面一个个地看过去，眼光停在一个名为“壶中趣”的铺面柜台上。

柜台上立着一只金石味颇重的镶玉紫砂壶，壶嘴、壶盖、把手处都镶嵌了圆润剔透的和田白玉，壶腹处一面篆刻秦汉书法，一面绘有画：松石林间煮月